

甘蔗 ê 滋味

規枝甘蔗擡起來，先用刀鋸 (to-khing) 共甘蔗目的鬚劑揸揸，才閣用刀喙共有砢砢閣狹箇 (ham) ê 甘蔗頭剃掉，這是削甘蔗 ê 頭一步。角度撫好勢，刀喙相對頭前削落去，一片一片若手骨長 ê 甘蔗皮就按呢落落來，蔗皮厚薄拄好，彼是記持內底阿母才有 ê 手路，共甘蔗略仔撻一個角度，咻～咻～咻，三兩下手，一節削好 ê 甘蔗，就出現佇眼前，因仔看甲戇神戇神，喙瀾直直流，「捏予好！」一刀剃落去，一節削好 ê 甘蔗就捏佇手裡。佇喙裡沓沓仔嘯，彼是因仔時代深深藏佇心肝內 ê 記持；彼號甘甜 ê 滋味毋但活跳佇因仔時代 ê 嚨喉內，嘛跟綴著歲月 ê 跂步，予我記到今，經過因仔佻讀冊時代 ê 變遷，跂步嘛對嘉義庄跂，來到台灣 ê 北部。

甘蔗 ê 品種，大概分做紅的佻白的兩種，紅甘蔗是一般市場所賣 ê 品種。白甘蔗就是人講 ê 「原料甘蔗」，是提去做糖 ê 原料，和紅甘蔗比起來，伊較硬頭，毋過糖分較懸，鴨綠色 ê 外皮有潑 (kō) 一層白粉，就按呢予人號做白甘蔗。佇經濟起飛 ê 年代，白甘蔗替咱台灣趁真濟外匯，糖嘛捌是台灣出口 ê 大色貨。彼陣 ê 國校仔教育，嘛有教因仔愛負起保護「原料甘蔗」 ê 責任，見擺若是拄著甘蔗收成 ê 時，毋管是畫圖課、抑是語文競賽，擺會出現『如何保護原料甘蔗』 ê 題目。雖然毋知大人是欲創啥，毋過因仔嘛攏有法度佇文稿內底寫出「…『賺很多外匯存底』…」 ê 文字。

不而過，有一項代誌，到今我猶無法度理解，就是佇彼個時陣，連家己厝內種 ê 白甘蔗，家己嘛袂當食，若是擡來食，去予糖廠 ê 「警備仔」掠著，彼是愛罰錢。問老師講哪會按呢？「若準逐家攏共「原料甘蔗」食了了，就無物件通做糖矣，咱是欲按怎去趁阿啄仔 ê 錢？」老師予阮按呢 ê 答案。尾仔有一日，看著老師家己偷食白甘蔗去予「警備仔」掠著，煞來罰錢 ê 時陣，「彼是無合理 ê ！」老師予阮別個講法，阮聽著心內愈懷疑！

佇彼個食飯配菜脯 ê 時代，有甘蔗通齧，嘛算是小可仔彌補因仔時代散赤 ê 艱苦。逐擺甘蔗收成，甘蔗疊甲強欲拄天 ê 牛車，攏愛經過保甲路，若是揣著會當覘的所在，就是偷抽甘蔗 ê 好所在，選中央仔彼幾台牛車動手，佇寬寬仔行 ê 牛車隊內底，愛眼精手快共甘蔗抽出來，對草仔發甲茂 lé-lé ê 水溝邊擲落去，牽牛車 ê 阿伯，嘛攏會共阮鬥相共注意看有「警備仔」咧半路閘無？量其約仔按額了後就好矣。然後恬恬倚佇路邊看牛車駛過，嘛毋是阮佇咧食飽傷閒，因為煞尾台押陣 ê 牛車後壁，定定會綴一個騎跂踏車，像魔神仔全款 ê 「警備仔」，阮若傷囂排是會予人開單罰錢。等待牛車經過了後，

代表一場戰事煞鼓。繼落去逐家手拗曲共甘蔗攬佇胸坎，攔 (ânn) 去阮 ê 基地，那齧甘蔗，那開講，講 (káng) 講 (kóng) 頭拄仔危險刺激 ê 過程，袂輸咧拍電影！毋免啥物家私頭仔，干焦靠兩排喙齒，就會當共甘蔗皮齧掉，嘛誠厲害！甘蔗食了，嘛無袂記得大人 ê 吩咐，愛用甘蔗粕仔共喙角潑 ê 白粉 huê 予清氣，較袂予「警備仔」搜 (tsang) 著證據捎去罰錢。空氣中充滿甘蔗 ê 芳味，敲 (kap) 著因仔掉跋反 ê 笑聲，早就共日子袂得過 ê 苦，變做一陣煙來敲 (tháu) 放，暫時袂記得空 lo-so ê 米甕、逐日無變 ê 番薯簽，享受佇彼頓腥臊、粗飽 ê 恩典。

早前 ê 經濟條件，大部分 ê 作穡人是無才調開錢挖大井，欲用水定定愛看天公伯仔 ê 面色，擔著稻仔當需要水的時，閩去碰著洩旱，稻仔會薦薦去，規年迴天 ê 拍拼會一囡仔就烏有去矣，想欲避免這種困擾，種較袂款水 ê 甘蔗嘛是袂稔 ê 選擇！紅甘蔗 ê 種作較厚工，嘛會當賣著好價數，毋過糖廠無佇咧收，愛家已削、家已掉去賣。毋過嘛莫掠做種白甘蔗就會較省工，送去糖廠磅重，佬重是糖廠 ê 人講了準算，敢有唬秤頭啥人知影？所以古早有一句俗語講：「第一齧，種甘蔗予會社磅」會社就是咧講糖廠，嘛莫怪庄頭 ê 大地主阿三仔，伊蔗園 ê 是別人 ê 七、八倍大，種作嘛無比別人較頂真，會社磅出來 ê 產量，無張無持攏是別人 ê 十倍！

國中 ê 時陣，我因為英文的程度稔，時常佇教室予老師搨喙顛，驚身忍命煞去致著大舌 ê 毛病，若緊張話就講袂清楚，同學一下笑，我想欲講 ê 話閣再吞倒轉去。從細漢就想欲考師專做小學的老師，成績稔，根本就免數想。毋過生物老師教過「基因突變」了後，我就開始相信奇蹟恰意外會發生。考師專上基本 ê 要求就是講話愛會輾轉，袂當大舌，所以欲按怎克服這個「大舌」ê 問題，是真重要 ê 代誌，訓練家已講話上好 ê 所在就是佇揸貼 (iap-thiap) ê 甘蔗園裡，雖然人講：「茂吵吵 ê 甘蔗園裡有規真濟鬼，會共人創治」，毋過我猶是選擇歇暍日，佇甘蔗園裡，無閒咧鬥剝蔗箬 ê 時，共家已當做是老師 ê 角色，練習看覓咧！毋過效果無好，落尾發現先按「三字經」開始，竟然誠順利。有一回，阿母轉來，講伊頂日仔經過田裡 ê 時，敢若有聽著人佇遐嚷，「有影是無人教示，毋知是佗一口灶 ê 因仔！」

紅甘蔗收成了後，愛家已去賣。天若拍殍仔光，就愛綴阿爸到蔗園剝 (tshò) 甘蔗，縛好了後，搬去牛車頂，載到路邊 ê 擔仔位，下晡放學了後就趕去遐顧攤做生理，顧攤仔是我一直真倒彈 ê 工課，嘛感覺這是一項見笑代，常在會拄著同學 ê 序大、學校 ê 老師。上礙虐 ê 是，「阮來交關你 ê 甘蔗，佇學校你袂當共阮記喔！」佇學校擔任糾察隊 ê 我，愛登記早起讀冊吵拈 (tshá-lā) ê 同學，面對按呢 ê 條件交換，我四常無法度拒絕，因為頭殼內不時浮現爸毋從錢還數 ê 驚惶，彼是半暝仔，定定共我拍醒，心肝頭擦一下

ê 惡夢。細漢 ê 散赤，予我姑不而將出賣堅持佻現實妥協！總嘛向望有一工，厝裡會當毋免閣再煩惱無錢通用，米甕袂閣弄饒 (lāng-lâu)，父母 ê 面模會當有笑容。

經過冬外，寒熱交替，甘蔗抽懸，對甘蔗頂看過去，有幾枝仔白白 ê 甘蔗花先發 (puh) 出來，意思是有夠分矣，嘛倚算講採收 ê 季節欲來矣，蔗園裡鼻著一屑仔甜甜 ê 芳味，嘛是阿母無閒 ê 「會社工」欲開始的時陣，糖廠四界咧揣臨時工仔來鬥採收，照甘蔗收成 ê 把數來算工錢，這就是「會社工」。阿母佇天色貓霧仔光進前就出門，講著是天氣較涼較好作穡，其實啥人 (siáng) 攏嘛知影伊想欲加趁寡錢，尤其是阿爸過身了後，伊 ê 擔頭愈重。阿兄去佇咧台北讀冊，我踎庄跤就愛加分擔一寡穡頭，親像飼精牲仔、顧菜園仔，就是我放學了後 ê 工課。無閒煞，天嘛欲暗矣，趕緊共早起食賭 ê 清飯燴予燒，暗頓通好食，嘛愛會記得佇大灶頂頭燃一鼎燒水，彼是欲予阿母煞工轉來洗身軀通好用 ê 水。聽著跛踏車破雞筊 ê 擋仔聲，彼就是阿母轉來矣。寢踏入門，阿母攏會叫我共伊鬥看覓仔，算看今仔日剉幾把甘蔗，知影佻濟把了後，伊攏會吐大氣講：「唉！有夠預顛，攏拚輸人，我嘛毋知是按怎？」歇暈 ê 時，我捌佇遐共阿母鬥相共，伊腳手扭掠，無啥可能會輸予別人，敢會是別人比伊閣較早到？我一直想袂曉。

後來有一擺我去蔗園共厝邊鬥載蔗尾，順繼共阿母逐稜 ê 數量加起來，才發現阿母彼日仔甘蔗 ê 把數特別濟，我心內有數，等候工頭共加起來 ê 數量寫佇阿母 ê 細本簿仔底 ê 時，「講嚟滯話！」姦橋聲對一个國中生 ê 喙裡喝出來，我共工頭降，是伊欺負阿母袂曉算數就來瞞騙阿母，是伊予阿母逐日起早落晏，辛苦 ê 心血攏總無去。阿母猶毋知影狀況 ê 時陣，工頭家己心虛就表示講：「是我一時脫線重耽去！」毋過伊看著領頭攏是青筋、拳頭拇捏甲欲出汗 ê 我，知影毋是會一聲失禮就會當解決，就假好衰講：「今仔日共恁加 100 把！」阿母看著工頭心虛 ê 模樣，嘛總算知影這個蹊蹺 ê 範勢，覘喙無加講啥物就扭我轉去。沿路阿母目屎翩翩輾，落尾才大聲吼出來講：「我…就是…遐爾仔慧呆…才會予…工頭騙去！」阿母哭甲前氣袂接後氣，我感受著阿母心內 ê 怨感，毋過，伊選擇無欲黜破工頭 ê 奸巧，嘛是驚會失去做「會社工」ê 機會。

「你教我算數好無？」阿母目屎含咧，總算講出藏佇心肝底的話。

我想著讀小學仔 ê 時陣，老師教過阮彼套算數 ê 方法，先學念一、兩、三，才閣拈石頭仔來學算加法。凡勢是阿母學習 ê 動機特別強，三更半暝，嘛會看著伊佇咧練習寫數字，雖然有淡薄仔歪膏抑斜，毋過，對親像杜蚓仔 ê 筆跡 (tsik)，看會出來伊有拍拚過的痕跡。阿母真緊就學會曉加減，伊嘛呵咾我 ê 教法誠好，我嘛歡喜收我這世人頭一个學生。想欲閣教伊乘佻除的算法，伊嫌「九九乘法表」傷長矣，「會曉加佻減，有夠

用就好！」阿母 ê 世界就若親像算數，加佻減 ê 算法遐爾仔單純，無需要學複雜 ê 乘佻除來加添伊 ê 掛慮。

厝內所有 ê 艱苦，爸母攏包賸 (pau-pák) 落來，袂予阮兄弟仔有畏寒 ê 時、有枵著 ê 一天，予阮佻別人有仝款 ê 冊通好讀。毋過是我躑躅個 ê 苦心，無法度佇成績頂頭予有風神 ê 感覺。真濟年了後，我有穩定 ê 頭路，佇台北定居落來，故鄉 ê 一切、細漢成長 ê 種種經歷，敢若愈來愈遠，若親像飛佇空中 ê 棉仔仝款，飛啊飛，知影伊 ê 存在，煞毋知欲對佻位揣起！

有一个下晡，經過三重埔「力行市場」的時，看著路邊擺甘蔗攤 ê 老大人，恬恬坐佇遐，躑躅看頭前，我毋知彼是因為等待所帶來 ê 失望？抑是看破人生滄桑所帶來 ê 定著？抑是期待因仔轉來 ê 思念？我沓沓仔行倚去，伊敢若無感覺我來矣，一聲「頭家！」總算共伊 ê 神魂掣轉來，伊才勉強峇微仔笑：「家己揀佻意 ê 甘蔗，抑是買削好 ê，一包一百！」伊 ê 手勢有淡薄仔慢，佻伊講 ê 話敢若鬥袂啥 bā! 我揀一支甘蔗提去伊 ê 面頭前，伊寬寬仔伸手接過去，徙去磅仔頂秤，「一百八十四，算你百八就好！」我頓頭，繼落來伊就準備欲削這枝甘蔗，我閣佻伊講話，伊若親像無聽著，干焦無閒咧做工課，聽我講幾擺了後老大人轉輪，回答我講：「我嘛毋知我算是佻位 ê 人？因為我佇彰化出世了後，就綴阮老爸搬去台東，大漢食頭路，二十外歲嫁來台北，這馬已經七十桶矣，你講我算是佻位 ê 人？」話講煞，伊微微仔笑，若親像對家己菜子仔命 ê 一生做了說明，閣親像佻伊 ê 滄桑做一个和解。看伊 ê 腰遐纏一條復健的腰帶，甘蔗削甲真食力，不時停睏去奕 (luán) 伊 ê 腰，我袂過心，就共伊講：「莫削矣！我轉去才處理就好！」伊雄雄目調展大蕊共我相咧，講：「愛走跳才有飯通食，你掠做我麗佇遮就有錢趁喔？我賣甘蔗三、四十冬矣，這無算啥！」伊用一種經歷滄桑了後 ê 經驗，共我講一个人生 ê 大道理、講著社會下跤層眾生 ê 生存之道。繼落去 ê 幾分鐘，毋知是伊 ê 耳空重，抑是傷致意咧無閒，對我 ê 問題，伊完全無應聲，一直到伊共甘蔗交予我，「我賣三、四十年 ê 甘蔗矣，你頭擺來買？」我共錢交予伊，頓頭回答伊 ê 疑問。無張持，時間若親像閣楚轉去細漢 ê 時，陪阿母賣甘蔗，「來…喔！來…喔！逐家…來買阮家己種 ê…甜物物 ê 甘蔗喔！」彼號「爍爍顫」ê 喝賣聲，佻覷佇阿母尻脊駢後逃避 ê 畫面。若親像閣看著阿母 ê 形影，轉去到彼个為著欲加趁一仙五厘 ê 困苦歲月。

金金仔看著阿桑勻勻仔徙振動的身軀，慢慢仔行轉去壁角 ê 椅仔，轉楚了後坐落去 ê 形影，猶原略仔擰頭四界咧看，無人無法度知影伊咧想啥。我想著故鄉 ê 阿母，是毋是嘛拄好坐佇簾簷跤 ê 椅條 (í-liâu)，用仝款向望 ê 眼神，走揣困兒 ê 形影，看會當閣聽著「阿母！」彼个熟似 ê 叫聲無？



作者感言

林連鏗

甘蔗不就是甜的嗎？但如果伴著成長的滋味，那麼它的味道會是很複雜的！

父親在我國二的時候就過世，就靠著母親做「會社工」的工作，一根根甘蔗的砍，一毛錢一毛錢的存，才讓我們兄弟倆能一天天的成長，雖然過去的日子辛苦，但就如甘蔗一樣，終究會抽高變甜！

感謝王淑媛老師在我寫作的過程給我的幫忙與鼓勵，同事柯方渝老師也給我在寫作方面有很多的學習，當然也謝謝我的老婆錦鳳讓我能有專心創作的空間。

最後還是得謝謝母親林王淑女士辛苦的拉拔，才有這麼豐富的故事。